学术专论

清代新疆万寿宫朝贺礼与王朝国家认同塑造研究

赵卫宾

[摘要]　本文依据档案和史籍记载，对清代新疆万寿宫的营建与分布、朝贺典礼仪式及其对新疆官民的一体化王朝国家认同塑造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为，新疆万寿宫，作为清朝皇帝与清王朝在新疆的具象化与景观化体现，是新疆官民感受与体验王朝国家存在的最高礼制建筑。新疆万寿宫朝贺礼，作为新疆各地惯常性的庆典仪式和新疆最具全民性和跨族群性的政治文化活动，使得新疆各族官民通过叩拜行礼的身体实践、富丽的宫殿式布局、庄严的礼仪现场和节日的娱乐活动，感受清朝皇帝与王朝国家的存在，进而形塑新疆官民对清王朝的政治认同与归属。

[关键词]　万寿宫　新疆　朝贺礼　国家认同　清代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3）－01－0072－010

清朝统一新疆后，如何使地处万里之遥的新疆官民亲身感受到清朝皇帝与王朝国家的存在，进而塑造对清王朝的政治认同与归属，是一个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万寿宫作为清代新疆各地官民举行三大节朝贺庆典的公共政治空间，是新疆官民感受和体验王朝国家存在与塑造王朝国家认同的重要政治仪式现场。学界以往对清朝礼仪与边疆治理问题多有关注，或是从国家礼仪制度层面探讨清朝在多族群文化整合方面的努力与贡献，或是从局部地区和微观视角探讨清朝礼仪制度与边疆治理问题，但较少关注清朝礼仪制度在新疆的实践与影响问题。[①] 此外，学界以往对新疆万寿宫的研究，多将其作为宫观庙宇之类的宗教场所看待，忽略了其作为清代新疆官民朝贺之地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内涵。[②] 缘此，笔者拟对清代新疆万寿宫的营建、朝贺礼及其对新

[收稿日期]　2022－03－02
[作者简介]　赵卫宾（1983—　），男，新疆警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乌鲁木齐 830011；895944958 @ qq.com

① 谢晓辉：《帝国之在苗疆：清代湘西的制度、礼仪与族群》，《历史人类学学刊》2013 年第 2 卷；李治国：《清代藩部宾礼研究——以蒙古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 年；赵令志：《乾隆初年清朝接待准噶尔使者之礼仪初探》，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 8 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2－66 页；科大卫：《明清社会和礼仪》，曾宪冠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张永江：《礼仪与政治：清朝礼部与理藩院对非汉族群的文化治理》，《清史研究》2019 年第 1 期；惠男：《礼仪与权威认知：乾隆帝画像与瞻礼、金瓶掣签制度的改革》，《清史研究》2021 年第 1 期。

② 贾建飞：《清代新疆的内地坛庙：人口流动、政府政策与文化认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 年第 2 期；许建英：《坛庙与神祇：清代新疆汉族移民的社会文化构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3 期；衡宗亮：《古代西域道教宫观》，《世界宗教文化》2017 年第 4 期；王鹏辉：《清代民初新疆镇迪道的佛寺道观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6 年。

疆官民的一体化王朝国家认同塑造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做一梳理和分析，以揭示其固有之义。

一、新疆万寿宫的营建及其王朝国家象征意义

清朝建立之初，即沿袭前代节日庆贺仪制，举行朝贺典礼。入关后，又于顺治八年（1651）对朝贺礼仪进一步加以规范，成为定制，并对京外直省地方朝贺作出相应规定："凡元旦、冬至、万寿节，在外直省文武大小各官，俱设香案，朝服，望阙行三跪九叩头礼"，满洲、蒙古、汉军官员，分左右两翼；汉官分文东武西，按序排班行礼。① 京外官员，除届时行礼外，"文官知州以上，武官守备以上，各差官进庆贺祝表"。② 起初，各地少有营建专门朝贺之所，只是各于公署内，置彩亭设万岁龙牌叩拜。至康熙朝中后期，各省始有请修万寿宫之举，但康熙帝及雍正帝对此均持审慎态度。至乾隆年间，全国各地较为普遍修建了万寿宫，作为清代地方官民举行朝贺典礼等公共政治活动的专用场所。正如《固原重修万寿宫碑记》所言："自封疆大吏以至郡守、牧令、丞倅，恭逢圣节，各依班行阶级，以次序列于庭。趋跄有节，进退有度，罔不翼翼济济，谓天颜不违咫尺，升香跪拜，必敬必肃。其宫墙之制，一如京阙规模。"③

清朝统一新疆后，万寿宫作为朝贺大典的专用场地，伴随着新疆各地城市建设的步伐，逐渐遍布天山南北。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喀什噶尔修建徕宁城时，除城墙、城楼、衙署、兵房等基本建筑外，又在城内修建了万寿宫与关帝庙，由此"城既具宫、庙之丹碧，与城池之庄严，俨然为回疆之一都会矣"。④ 乾隆三十七年，乌鲁木齐修建巩宁城时，城内亦"恭建万寿宫、关帝庙如制"。⑤ 万寿宫作为新疆地方官民三大节朝贺之地，均位于将军、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本地军政首脑所驻城内或城郭附近，见表 1 所示。

乾隆年间新疆所建万寿宫中，叶尔羌城和伊犁惠远城，是当时仅有的两处刻立御碑的万寿宫。叶尔羌城万寿宫，建于乾隆二十五年八月，正殿三间，东西朝房各三间。宫门东侧建碑亭一座，刻立《御制平定回部勒铭叶尔奇木之碑》。⑥ 伊犁惠远城万寿宫，建于惠远城北门内，系乾隆二十八年与城同建，坐北向南，正殿三楹，东西朝房各三间，宫门三间，环以木栅。每逢元旦、冬至和万寿圣节，"大小臣工，皆肃班恭祝"。⑦ 乾隆三十七年，为纪念和表彰土尔扈特部的东归壮举，伊犁将军舒赫德奉旨仿照普陀宗乘之庙所立《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御制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石碑式样，于伊犁刊刻立碑。经勘察，惠远城北门内万寿宫前"地面宽广，建造碑亭两座，规模阔大。且为各部落、官员、兵民人等往来聚集，共皆瞻睹之地"，遂选定于此刻立御碑。⑧ 此两座石碑四面镌刻满、蒙、汉、回四样字体，两座碑亭东西对峙，颇壮观瞻。伊犁与叶尔羌，作为昔日准部与回疆的核心地带，亦是清朝统一新疆后大力经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分别于两地较早建立万寿宫及其他彰显清朝政治文化内涵的建筑，其用意和象征性，不言自明。

嘉庆道光年间，新疆各城万寿宫又多有增修与扩建。如喀喇沙尔城东门外所建万寿宫，因修建时间早，工程较简，规模窄小，故每逢朝贺时节，"分班行礼拥挤"，办事大臣广厚遂于嘉

① 康熙《大清会典》卷 40《外官三大节庆贺仪》。
② 《清世祖实录》卷 56，顺治八年四月戊申。
③ 祁韵士：《祁韵士集》，刘长海整理，三晋出版社，2014 年，第 534 页。
④ 苏尔德：《回疆志》，成文出版社，1968 年，第 38–39 页。
⑤ 和宁：《三州辑略》，成文出版社，1968 年，第 251 页。
⑥ 和宁：《回疆通志》，孙文杰整理，中华书局，2018 年，第 172 页。
⑦ 格琫额：《伊江汇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年，第 22 页。
⑧ 《军机处档》，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十二日伊犁将军舒赫德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案号：018067。

庆十三年（1808）自捐养廉银，重加改建万寿宫一所，“正殿三间，宫门三间，东西角门各一间，东西朝房各三间。宫外东西牌坊、栅门各三间，照壁五间，周围墙垣，焕然一新”。① 哈密则于道光十三年（1833）建万寿宫一座，“修正殿五间，左右朝房各一间”。②

表 1 乾隆年间新疆万寿宫分布表

区域	位置	空间大小	修建时间
伊犁	惠远城北门内	正殿 3 楹、东西朝房 6 间，碑亭 2 座	二十八年
乌鲁木齐	迪化城东街		三十一年
	巩宁城东门内	31 间	三十七年
巴里坤	会宁城内	16 间	三十七年
	汉城内		四十一年
古城	孚远城内		四十年
吐鲁番	广安城内	18 间	四十六年
库尔喀喇乌苏	庆绥城内		四十八年
精河	安阜城内		四十八年
塔尔巴哈台	绥靖城城内正北	22 间	三十五年
喀什噶尔	徕宁城南门内	12 间	三十五年
英吉沙尔	城北一里许	1 间	四十年
叶尔羌	城内	正殿 3 间，东西朝房 6 间，碑亭一座	二十五年
乌什	永宁城内		三十年
阿克苏	西门外		——
库车	城内北大街		二十八年
喀喇沙尔	东门外		二十三年
和阗	城内		四十六年

资料来源：格琫额：《伊江汇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第 22 页；永保：《乌鲁木齐事宜》，王希隆：《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100、102 页；和宁：《三州辑略》，第 71–72、75、78 页；兴肇：《塔尔巴哈台事宜》，成文出版社，1969 年，第 23 页；和宁：《回疆通志》，第 118、161、172、191、205、220、229 页；《清高宗实录》卷 1139，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丁酉；《钦定八旗通志》卷 118《营建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65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1013、1016、1017 页。

光绪初年，清军收复新疆后，在恢复经济、改置行省的同时，亦注重社会文化领域建设。其中，万寿宫作为官民朝贺之地，亦得到恢复和重建。新疆各地官员结合实际，或重建，或改建，或与其他祭祀共享一处空间。如昌吉县南关，原有道光十六年所建关帝庙一座，同治初年改为清真寺。光绪三年（1877），将军金顺整修后，改进万岁暨文武两圣牌位。洛浦县旧有大庙一座，位于西街路北。门前照壁一座，两边栅门，坐北向南。大门一合，门额上书：圣庙。每逢朝贺和春秋致祭孔圣、文昌帝君、关帝，均于正厅设立牌位行礼。③ 至清亡前夕，新疆各地较为普遍修建了万寿宫，见表 2 所示。

与举行官方祭祀的坛庙或宗教活动的寺观不同，万寿宫作为清代地方官民朝贺之所，系国家典礼攸关之地。对于新疆而言，万寿宫又是清代新疆地方官员与蒙古回部王公和大小伯克以及普通军民唯一共享的公共政治空间。如伊犁惠远城万寿宫，系各部落、官员、兵民人等往来聚集，共皆瞻睹之地。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则于每年元旦、八月十三日（乾隆帝生日）、冬至节，

① 斐森布、达生瀚：《喀喇沙尔志》，苗普生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 · 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 7 卷，线装书局，2006 年，第 191 页。

② 钟方：《哈密志》，成文出版社，1968 年，第 63 页。

③ 马大正等整理：《新疆乡土志稿》，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61、408 页。

“率各官、伯克，诣万寿宫朝贺行礼”。[①] 乌鲁木齐都统亦于每年十月初六日（嘉庆帝生日）、冬至节和元旦黎明，“率文武官员，朝服，齐集万寿宫，行三跪九叩首礼”。[②] 哈密办事大臣于每年八月初十日（道光帝生日）、十月初十日（恭慈皇太后生日）和正月初一日，“率领文武官员、回子郡王、军民人等，在万寿宫叩贺”。[③] 除此之外，新疆其他的典礼仪式活动场所（如关帝庙、文庙等），则少有蒙古、回部王公台吉和伯克们参与的身影。可见，万寿宫作为清朝皇帝及其代表的王朝国家在新疆的象征和新疆各族官民举行朝贺庆典活动的专用场所，具有与其他坛庙系统不同的政治教化功能。正是缘于此，我们在各个时期的新疆地方志文献材料中，均可看到万寿宫不仅位列各地坛庙祠宇之首，并且抬格书写，以示其作为皇权与王朝国家象征的特殊地位。

表 2 《新疆乡土志稿》所载新疆各地万寿宫情况表

道	府厅县	位置及其他信息
伊塔道	绥定县	城内
	精河厅	城内北隅，南向，道光七年建
	塔城厅	满城内
镇迪道	迪化县	城内
	阜康县	拟改建清真寺为万寿宫
	昌吉县	旧关帝庙，光绪三年整修后，供奉万岁暨文武两圣牌位
	吐鲁番厅	城内
	哈密厅	老城北门
喀什噶尔道	疏勒府	署东
	莎车府	城内
	英吉沙尔厅	城内
	洛浦县	城内圣庙，光绪三十一年修
阿克苏道	温宿府	城内，南向
	温宿县	县治西，原道台衙门，略加修饰，设位其中
	拜城县	县东街
	焉耆府	府城南
	婼羌县	城内，光绪三十三年建
	库车州	州治南
	乌什厅	城内

资料来源：马大正等整理：《新疆乡土志稿》，第 9、19、61、133、151、203、224、244、255、259、267、280、310、314、318、334、344、355、408、440 页。

再者，从建筑形制与规格来看，万寿宫亦有着与其他坛庙祠宇不同的建筑特点，以显示其清朝皇帝与王朝国家的象征意义。乾隆四十五年，为加强对新疆南北交通要地吐鲁番的管理，清廷裁改辟展办事大臣为吐鲁番领队大臣，并从乌鲁木齐满营拨兵驻扎。为满足官兵居住办公需要，遂在吐鲁番回城附近新建广安城。城内建官员衙署及万寿宫、关帝庙、义学、兵房、仓库、监狱等，共计 1867 间。[④] 其中万寿宫工程做法是：

> 周围砖脚土墙，抹饰红灰，蜈蚣顶，计长六十丈，高一丈。共建房一十八间。内正殿五间，面宽六丈六尺，连廊深二丈六尺。明五暗三。筒瓦，脊兽，转角，重檐，五檩四椽成造。中间安槅扇门，内设宝座，两边间安满间大吊窗。彩画油饰。东西朝房十间，各面宽五丈五尺，连

① 和宁：《回疆通志》，第 148 页。
② 和宁：《三州辑略》，第 196 页。
③ 钟方：《哈密志》，第 193 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45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96–105 页。

廊入深一丈七尺，安脊装兽，四檩三椽成造。中间安槅扇，两边间安大吊窗。二门三间，筒瓦，脊兽，三檩二椽成造。通天柱牌坊三座，面宽三丈三尺。中柱高二丈，边柱高一丈八尺。彩画油饰。照壁一座，宽五丈，高一丈五尺，底厚五尺，顶厚三尺，脊兽，砖瓦成造。栅子角门四座。宫门前全安栅栏，饰红罩油。

由吐鲁番广安城万寿宫的工程做法，我们不难想见同期新疆其他城市万寿宫的建筑形制与规格。主体正殿，系转角重檐顶，并彩画油饰，建筑构件有筒瓦、脊兽等。从建筑形制与规格来看，由宫门、朝房、正殿等建筑构成的万寿宫，可谓是紫禁城前朝系统的简化版，进而模拟和强化地方官民在朝贺典礼中对皇帝的切近感与敬畏感。又如光绪八年与伊犁惠远新城同工兴建的万寿宫，亦体现了万寿宫的皇权象征性。惠远新城万寿宫，坐落于城东街尾，坐北朝南，“造型似同北京的故宫，带有宫殿形式”，“雕梁画柱，飞檐叼兽”，宫门外路东有照壁一座，“墙中间以琉璃瓦镶嵌‘万寿无疆’四个绿色大字，大字周围镶着红色金边，并在墙壁上方左右角安放着两个琉璃龙头，显得特别好看”。[①]

综上可知，清代新疆各地所建万寿宫，作为新疆官民举行三大节朝贺庆典的专用场地，具有与其他坛庙祠宇不同的政治功能，它不仅是清朝皇帝及其所代表的王朝国家在新疆的具象化与景观化体现，而且是新疆各族官民唯一共享的公共政治空间。这是此前中央王朝的西域经营举措中所未有者，使得清代新疆万寿宫多了一层特殊的政治文化意涵。

二、新疆万寿宫朝贺礼及其跨族群性特征

万寿宫作为清代各地每年元旦、冬至和帝后寿诞举行朝贺大典的专用场所，在此举行的朝贺礼，是各地最为隆重的庆典活动，并有着一套严格的礼仪程式。据《大清会典》记载：

各省三大节朝贺之礼：省会及各府州县，豫于公所正中，恭设皇帝万岁万万岁龙牌于亭，南向。设香案于亭之南。

是日五鼓，有司设燎于庭，设镫于门庑。省用道员或府同知一人纠仪，府用同知或通判，如无同知、通判，用教官一人；州县均用教官一人纠仪。学生员二人通赞，二人引班。

满洲、蒙古、护（汉）军分左右翼，汉官文东武西。立位，东西面，北上；拜位，北面，东班西上，西班东上。纠仪官，位班行之北。通赞、引班，位纠仪官之南，东西面。

夜漏未尽，朝服毕。会质明，引班引入，至丹墀内序立。通赞赞：齐班。引班分引至拜位前立。赞：进。少进。赞：跪、叩、兴。各行三跪九叩礼毕。引退。

府不附省、县不附府者，文武官于公所按班行礼，均如省会仪。[②]

万寿宫朝贺礼，是各地大小官员习以为常的一套礼仪规范。清代新疆各地万寿宫朝贺，亦照此而行。所不同者，回疆地区有回部王公和大小伯克的参与，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等地则有厄鲁特、土尔扈特、和硕特等蒙古王公台吉的参与。《理藩院则例》亦规定：“内外扎萨克汗、王、贝勒以下，凡遇年节，咸朝服会集于各扎萨克处，望阙行三跪九叩首礼。”[③] 如乾隆五十五年，逢乾隆帝八旬寿庆，未能入京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明亮遂率文武官员与回子伯克、头目等，恭设香案，望阙肃立，依大朝贺之礼叩拜。[④] 哈密办事大臣伊桑阿亦率本地文武官员与

① 王俊昌:《惠远城及其内外庙宇梗概》，伊犁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伊犁文史资料》第 4 辑，1988 年，第 173 页。

② 嘉庆《大清会典》卷 23《各省三大节庆贺仪》。

③ 《钦定理藩院则例》,《故宫珍本丛刊》第 300 册，海南出版社，2000 年，第 29 页。

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明亮奏率喀什噶尔官兵回子伯克等行礼叩贺万寿折》，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初四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89 册，第 123 页。

回子伯克等，望阙叩拜庆祝。① 库车办事大臣秀林则于八月初八日率官兵与回子伯克、头目等，恭设香案，望阙依大朝贺礼叩拜。② 另外，每逢三大节，土尔扈特王公等亦会前往伊犁拜见伊犁将军，并于万寿宫内叩拜行礼。如乾隆四十四年八月初五日，土尔扈特郡王车凌德勒克至伊犁会见将军伊勒图，并于十三日随同伊勒图等叩拜行礼祝贺万寿。③ 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土尔扈特贝子齐布腾来伊犁会见将军伊勒图，并于元旦当日在万寿宫随同行礼。④ 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初十日，土尔扈特贝勒默们图与其子克特库及贝子齐布腾，至伊犁会见将军伊勒图，并于十三日，随同行礼叩贺万寿圣节。⑤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土尔扈特贝勒默们图因腿疾不便行走，便派其子散秩头等台吉额尔德尼，特至伊犁于十三日随同将军奎林行礼。⑥ 诸如此类朝贺活动，见诸清代新疆满汉文奏折档案中。

为做好朝贺庆典活动，新疆地方官员均会事先贴出告示，通知所属官员军民人等遵行。如光绪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吐鲁番同知即布告称："为朝贺事。照得光绪五年正月初一日，恭逢元旦令节，例应朝贺。凡文武官员及台吉、苏们人等，届期务于五更齐集，随班行礼，毋得临期违误。皆于本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起，至来年正月初一、初三、初四、初五等日，上元节十三、十五、十六等日，文武各官，均照定例穿蟒袍补服。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阖属军民人等，一体周知。毋违。特示。"⑦ 又如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吐鲁番厅于照壁贴示晓谕称："为朝贺事。照得本年六月二十八日，恭逢皇上万寿，例应朝贺。凡吐属文武官员、郡王、台吉、苏目人等，即于是日黎明，齐集万寿宫，随班行礼。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吐属军民人等一体遵照，勿得有误。毋违。特示。" ⑧ 诸如此类告示，见于清代新疆吐鲁番厅档案中，直至清亡前夕。

万寿宫朝贺事关国家大典，极具象征性和政治意义，所以备受朝野上下重视，各级官员均不敢懈怠，稍有差池，便会受到指参和严处。如同治元年（1862）五月，伊犁巴燕岱领队大臣巴哈善禀报，佐领三音珠等在元旦应赴万寿宫行礼时，报病规避；笔帖式西勒坦，并不先期请派随班行礼人员，擅用空白行文。呈请伊犁将军常清严加惩办。嗣后三音珠等则表示，因病已请假在先。西勒坦亦称，因该领队大臣居住惠远城私宅，点派不及，是以将随班叩贺各员名照旧送册，并揭发巴哈善有营私贪污等节。为此，朝廷谕令将巴哈善、三音珠均先行解任，"交常清、明绪秉公严讯确情，按律定拟具奏"。⑨ 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古城城守尉德胜奏参甘肃镇迪道恩纶于皇太后万寿圣节未行礼。朝廷随后谕令"确切查明，据实覆奏"；经查，恩纶于万寿圣节当日，因早起猝中煤毒，未能赶到庆祝，"旋服汤清醒，仍补诣万寿宫行礼"。⑩

---

① 《哈密办事大臣伊桑阿率哈密官兵回子等恭贺万寿节折》，乾隆五十五年七月二十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89 册，第 146 页。

② 《库车办事大臣秀林奏报率库车官兵及回子伯克恭贺万寿圣诞折》，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初八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89 册，第 200 页。

③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土尔扈特郡王车凌德勒克来伊犁恭贺万寿节折》，乾隆四十四年八月十七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40 册，第 239 页。

④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土尔扈特贝子齐布腾来伊犁请安问候新年片》，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三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41 册，第 404 页。

⑤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报土尔扈特贝勒默们图等来伊犁恭贺万寿折》，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十八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65 册，第 1 页。

⑥ 《伊犁将军奎林奏土尔扈特台吉额尔德尼赴伊犁恭贺圣主万寿片》，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八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78 册，第 336 页。

⑦ 《吐鲁番同知为示谕元旦令节例应朝贺事札文》，光绪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 1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68 页。

⑧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 29 册，第 37 页。

⑨ 《清穆宗实录》卷 28，同治元年五月癸巳。

⑩ 《清德宗实录》卷 278，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乙酉。

此外，每年年节朝贺之后，新疆各地还会举行多种形式的民众娱乐活动，以示普天同庆。在南路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等地，办事大臣仿照年班伯克朝觐之例，于当地筵宴伯克，赐看烟火表演。如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于每年正月初旬在衙署筵宴伯克，所需酒馔等项，由绿营备办；每年元宵，则在城外演武厅筵宴伯克，赐看烟火。① 乾隆五十三年，经署和阗办事大臣锦格奏准，自乾隆五十四年始，和阗亦照叶尔羌之例，于每年正月万寿宫朝贺后筵宴和阗六城伯克一次，其费用计入报销清册，咨部报销。② 除万寿宫朝贺和筵宴伯克外，春节期间叶尔羌等地还在城门张贴礼部拟定咨送的对联、门神，在关帝庙举行新年庆祝活动，内地商民、当地回人及外藩贸易回子等纷纷点灯进香，聚集行礼。③北路乌鲁木齐、库尔喀喇乌苏等地万寿宫朝贺之后，亦有相应的民众娱乐活动。据纪晓岚所见，乌鲁木齐万寿宫“遇圣节朝贺，张乐坐班，一如内地。其军民商贾，亦往往在宫前演剧谢恩。边氓芹曝之忱，例所不禁。库尔喀拉乌素亦同”；并作诗云：“金碧觚棱映翠岚，崔嵬紫殿望东南。时时一曲升平乐，膜拜闻呼万岁三”。④ 咸丰九年（1859）在喀什噶尔考察的俄国军官瓦里汗诺夫观察到：“适逢中国日历规定的新年……在这一天，清朝官吏要新疆的伯克们向皇帝圣像行磕头礼。”⑤ 新疆建省后，各地年节庆贺活动与内地更趋一致，文化礼俗亦更深入基层社会。如光绪十八年元旦期间，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在喀什噶尔看到回人与汉人共同参加新年庆祝活动及其他年俗活动，次年春节又在和阗见到由汉人和回人共同组成的社火队进行踩高跷等游艺活动，以祛邪祈福，共度佳节。⑥ 光绪三十三年元旦，俄国军官马达汉在柯坪分防县署看到“衙门前搭了一个贺年牌楼。伯克们、维吾尔人和柯尔克孜人都头戴图画般美丽的帽子，身穿节日盛装”；阿克苏道台衙门“宽敞的院子里站满了穿着节日服装的各色人群”，“鼓声起，这一群人排成了游行的队列，开始沿街巡游，为庆祝中国新年取悦城里的居民”。⑦ 同时，新疆回人还借用蒙古语“察罕”一词，来称呼新年，以示吉祥。⑧

可见，作为清朝皇权与王朝国家集中体现和政治象征的新疆万寿宫朝贺礼，不仅是新疆各地惯常性的庆典仪式，更是新疆最具全民性和跨族群性的政治文化活动。

三、新疆万寿宫朝贺礼的政治文化内涵与社会影响

帝制中国的皇帝及其崇拜，作为中国王朝国家的象征与核心，既是维系和延续王朝统治的政治基础，又是王朝国家构建统治合法性与政治认同的力量之源。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康托洛维茨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所论：“以政治体为中心的王权概念，以及作为‘道德、政治、奥秘之体’的国家的概念，都不能轻易地与另一个概念分开……那就是‘作为祖国的国家’，国家成为了政治效忠和准宗教情感的对象。”⑨ 三大节朝贺礼，则是明清时期集中体现王朝国家政治秩序与文化内涵的庆典活动，正所谓“元正者，一岁之始；冬至者，一阳之始；圣节者，人君之始。

① 和宁：《回疆通志》，第 148 页。

② 《署和田办事大臣锦格奏请准按年礼筵请和田所属大小伯克折》，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三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80 册，第 161 页。

③ 《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等奏闻叶尔羌地方回子等过年情形片》，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初九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34 册，181 页。

④ 纪昀：《乌鲁木齐杂诗》，王希隆：《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第 166 页。

⑤ 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年，第 84 页。

⑥ Dutreuil de Rhins, *Mission Scientifique dans la Haute Asie 1890—1895*, première partie, 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et des Beaux-Arts, 1897, pp.95-97；deuxième partie, 1898, p.135.

⑦ 马达汉：《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王家骥译，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 年，第 117、137 页。

⑧ 陈宗振：《〈汉回合璧〉研究》，《民族语文》1989 年第 5 期；Dutreuil de Rhins, *Mission Scientifique dans la Haute Asie 1890—1895,* première partie, p.95.

⑨ 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徐震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348 页。

帝王所以临御万国，臣子所以致敬君父，将于是乎观礼焉”。① 因此，万寿宫作为清代新疆各地三大节朝贺礼的专用场地，在建筑规制与空间布局上，以彰显和体现皇权与王朝国家为原则，不仅选址显要（乾位），而且仿照紫禁城前朝系统，修建牌楼、宫门、朝房和正殿等建筑，“宫墙之制，一如京阙规模”，成为清朝皇帝与王朝国家具体象征以及新疆各族官民共同感知王朝国家存在的最高礼制建筑。

清代新疆治理的最终目的，在于塑造新疆官民对清朝皇帝与王朝国家的一体化认同。统一之初，乾隆帝即在《御制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中强调：

> 尔回之俗，向惟知有鲁斯讷墨，今则朔奉朝正矣；向惟知有腾格，今则铸颁泉府矣。越及屯赋、觐飨诸令典，其大者，靡弗同我声教。而国家推以人治人之则，更为之因其教以和其众……乃为之记而系以铭：
>
> 孰为天方？孰为天堂？花门秘刹，依我云阊。
> 厥城黖伽，厥宗墨克。派哈帕尔，传依铁勒。
> 经藏三十，咨之阿浑。西向北向，同归一尊。
> 珉墄楠梁，司工所作。会极归极，万邦是若。②

碑文中，乾隆帝明言，新疆回部虽信奉伊斯兰教，行用回历（鲁斯讷墨）和腾格钱，但在正朔、朝觐、货币、税赋等重大问题上，均须与国家政令、声教相统一。无论是西向拜真主，还是北向拜皇帝，皆应同归一尊。在此前提和基础上，朝廷对新疆回部采取“因其教以和其众”的宠绥之策。为使回部官民感知皇帝与王朝国家的存在，达到“同归一尊”的社会效应，除在万寿宫按序排班行礼外，乾隆帝还要求各回城大臣在每年照例奏呈的贺折内，将各城阿奇木伯克列名其上。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叶尔羌办事大臣福崧等在元旦贺折内，未将阿奇木伯克列名，乾隆帝遂谕示称：“虽属照例办理，但庆贺行礼，为朝廷大典，原非具文。着令伊等一并列衔，俾益晓敬君之道。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三处较大，嗣后元旦朝贺并万寿朝贺等事，其阿奇木伯克，着列名于大臣之次。”③ 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等城阿奇木伯克闻知后，纷纷表示备受鼓舞。④ 嘉庆十九年，嘉庆帝阅看《高宗实录》，读到乾隆帝命军机大臣制定伯克与大臣等相见仪注时，又谕示称：“回疆、卫藏，俱特派将军、大臣驻劄抚绥，当令知大皇帝威德远播，统于一尊，同深感畏。”⑤ 可见，清朝统一新疆后，不断增强新疆各族官民对清朝皇帝与王朝国家的认同与归属，即是清代新疆治理的最终目的和旨归。而新疆万寿宫朝贺礼及随后进行的群众性庆祝活动，作为清朝皇权与王朝国家在新疆的集中体现，则成为新疆各地官民感知清王朝政治文化内涵的重要场域。这也是为何除万寿宫朝贺外，新疆蒙古、回部王公、台吉和大小伯克等少数民族精英群体并不参与其他坛庙祠宇祭祀的原因所在。

受此影响，新疆回人与布鲁特、哈萨克等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不仅按照满语习惯，尊称清朝皇帝为“额真汗”（idzhen khan）⑥，还严格遵行避讳之例。如新疆塔城著名学者库尔班艾里・哈力德即在《东方五史》中记言：“皇帝的名字是禁写的（祈胡大助佑）。皇帝就是神！怎能直称其名？以致就连书写和称呼将军、县官的名字都是大逆不道。一提皇帝的名字就得回

---

① 秦蕙田：《五礼通考》卷 136，光绪六年江苏书局重刊本。

② 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1194–1195 页。

③《清高宗实录》卷 1345，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丙子。

④《叶尔羌办事大臣明兴等奏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阿克伯克因准联名恭贺元旦万寿谢恩折》，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九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88 册，第 23 页。

⑤《清仁宗实录》卷 284，嘉庆十九年二月辛丑。

⑥ Nick Fielding, ed., *Selected Works of Chokan Valikhanov*, Translation by Dr Arch Tait, The Embassy of Kazakhstan in UK Working in Partnership w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72, p.219；库尔班艾里・哈力德：《东方五史》，宝文安等译，《新疆通史》编委会编印，2014 年，第 217 页。

避。”[①] 察合台文史籍《伊米德史》作者毛拉木萨·赛拉米，则在书中将中国皇帝（秦可汗）描述为同新疆历史上的乌古斯可汗、萨图克布格拉汗、秃黑鲁帖木儿汗等一样的伊斯兰教秘密信仰者和保护者，并借以阐述清王朝在新疆统治的历史合理性与政治合法性，体现出对清朝皇帝和清王朝较为强烈的政治认同。如毛拉木萨认为同治三年新疆爆发农民起义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秘密信奉伊斯兰教的唐王汗的后代“违背了祖先的意愿又信奉了邪教”，未能尊重和保护伊斯兰教信仰并公正处理回汉纷争；另一方面是由于新疆地方官吏擅改赋税盘剥百姓并向大汗（清朝皇帝）隐瞒实情，“破坏了可汗的法律，虐待可汗的庶民”，“引起天下混乱，使伟大可汗的国家蒙受创伤”；清军收复新疆后，“伟大的可汗终于澄清了暴民的哀情、苦伤和官臣的罪过，开恩赦免了参加因无奈而起来反抗可汗的庶民，并且没有追问那些被庶民杀死的官吏们的下落”毛拉木萨由此表示：“俯首听命时代可汗的法规、不要敌对公正帝王是每个部族庶民的义不容辞的责任。”[②] 同时，集中体现王朝国家尊卑秩序与君臣之义的跪拜礼，亦成为清代新疆的常用礼。据《西域闻见录》记称：“回子见人，无跪拜之礼。凡遇尊长及其头目，交手当胸而顿其首，谓之：‘阿斯拉木。’唯纳马兹，则始跪拜……归化以来，见中国官长，亦皆跪拜请安。”[③] 道光年间赴南疆勘查田亩的林则徐，至托克逊时，“大小回官俱跪迎”，沿途所历各城阿奇木伯克俱迎谒，行至阿克苏城外，阿奇木伯克郡王爱玛特设毡帐迎谒，“谒见之礼甚恭，自称奴仆”；至和阗哈喇哈什时，会同和阗印房章京和阿奇木伯克审结当地明伯克借端科派一案，“回众环跪迎送”。[④] 清末新疆地方志亦记言：回人“自改设郡县以来，亦知礼拜请安矣”。[⑤]

近代外国探险家对以皇帝崇拜为核心的清朝礼仪制度和文化在新疆的影响，亦有着相应的观感。如俄国军官瓦里汗诺夫在报告中谈道：“各个阶级都认真地遵循种种礼仪形式。每个人都详尽地知悉礼仪规定，不可更改地恪守这些规章，而伯克们更是不厌其烦地实行之”，“考究并拘泥于中国人的外表形式，学会灵巧地请安、磕头，企望在清朝官吏面前不失礼节。他们以南路官员为楷模，在一切方面仿效清朝官吏”。[⑥] 对伊朗、阿富汗以及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多有研究的英国军官珀西·塞克斯（Percy Sykes），对清朝礼仪文化在新疆的影响，亦有着深刻印象：“在中国影响下，没有哪个穆斯林地区像喀什噶尔那样对父母和官长如此尊敬”，子女避父母名讳而称他们为“大人”，无父亲特许，“儿子绝不会坐在父亲面前，而是低着头，双手交叉，以示谦恭”；对官长的尊敬则表现为见面下马，并总是以“taksir”（长官）作为答话的开头。[⑦] 此外，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瑞典外交官贡纳尔·雅琳等在喀什噶尔、和阗等地则看到，与阿訇、毛拉等神职人员不同的是，普通回人特别是那些未受过教育、社会地位低下的回人，对节日期间的偶像崇拜和演戏酬神活动不仅不大在意，“相反充满了好奇心”，“看不出有什么令人感到厌恶的东西”，并乐于参与其中。[⑧]

不难看出，作为清朝皇权与王朝国家政治文化内涵集中体现的新疆万寿宫朝贺礼，对塑造新疆各族官民对清朝皇帝与王朝国家的一体化认同和归属，起到了重要作用。

---

① 库尔班艾里·哈力德：《东方五史》，宝文安等译，第 348 页。

② 毛拉木萨·赛拉米：《伊米德史》，苗普生主编：《清代察合台文文献译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393、395 页。

③ 椿园：《新疆舆图风土考》，成文出版社，1968 年，第 85 页。

④ 林则徐：《乙巳日记》，《林则徐全集》第 9 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年，第 545−547、559 页。

⑤ 马大正等整理：《新疆乡土志稿》，第 298 页。

⑥ 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 80、78 页。

⑦ Ella Sykes，Percy Sykes, *Through Deserts and Oases of Central Asia*,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20, p.322.

⑧ Dutreuil de Rhins, *Mission Scientifique dans la Haute Asie 1890—1895*, première partie, 1897, pp.95−97；deuxième partie, 1898, p.135；贡纳尔·雅琳：《重返喀什噶尔》，崔延虎、郭颖杰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35 页。

四、结语

清朝统一新疆后，远在北京的皇帝及其代表的王朝国家，对于地处万里之遥的新疆官员、少数民族精英和普通民众而言，则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其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信仰体系等更是难以被感知。虽有年班朝觐的机会，但能够入京者，终究有限。清代新疆各地兴建的万寿宫，有类于近代国家修建的大礼堂、文化广场等公共政治活动场所，是维系和凝聚新疆官民对清王朝政治认同与归属的重要礼制建筑。以展示和体现皇权为核心的万寿宫朝贺礼及其象征符号体系，成为清代新疆地方官民感知和体验王朝国家的重要渠道。万寿宫朝贺典礼仪式的操演与象征符号的使用，使清王朝在新疆“变得可见、可听、可触摸”。[①] 作为新疆各地惯常性的庆典仪式和新疆最具全民性与跨族群性的政治文化活动，万寿宫朝贺礼使新疆各族官民通过叩拜行礼的身体实践、富丽的宫殿式布局、庄重的礼仪现场以及节日的娱乐活动，共同感知和体验清朝皇帝与王朝国家的存在，进而型塑了新疆各族官民对清王朝和清代中国的政治认同与归属。

References

Wei Changhong, and He Hanmin. *Waiguo tanxianjia xiyu youji* (The travel notes of foreign explorers to the Western Regions). Urumqi: Xinjiang meishu sheying chubanshe, 1994.

Chen Zongzhen. *Han−Hui hebi yanjiu* (A study of the Han−Uygur combination dictionary). *Minzu Yuwen*(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5 (1989).

Kantorowicz, Ernst. *Guowang de liangge shenti: zhongshiji zhengzhi shenxue yanjiu* (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eology). Translation by Xu Zhenyu. Shanghai: Huadong shifandaxue chubanshe , 2018.

Turner, Victor. *Xiangzheng zhi lin: endengbu ren yishi sanlun* (The forest of symbols: an essay on the ritual of Ndembu people). Translation by Zhao Yuyan et al.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2006.

Research on the Celebration Ceremony in the Temple of Emperor’s Jubilee Years in Xinjiang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Shaping of Dynastic National Identity

ZHAO Weibin (College of Marxism, Xinjiang Police College; 895944958@qq.com)

Abstract: Based on archival and historical record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str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Temple of Emperor’s Jubilee Years (*Wanshou gong*) in Xinjiang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celebration ceremony that shaped the dynastic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officials and people in Xinjiang. According to this research, the Temple of the Emperor in Xinjiang, was a concrete and landscaped embodi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emperor and the Qing Dynasty in Xinjiang, was the highest ritual construction for Xinjiang officials and people to feel and experience the existence of the imperial state. As a customary celebration ceremony, and the most popular and cross ethn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ctivity in Xinjiang, the celebration ceremony at the Temple of the Emperor made the officials and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Xinjiang feel the existence of the Qing emperor and the dynastic state through the physical practice of kowtowing, the magnificent palace layout, the solemn ceremonial scene, and the festive activities, and thus shaped the political identity and ownership of the Qing Dynasty by the officials and people of Xinjiang.

Keywords: Temple of Emperor’s Jubilee Years, Xinjiang, celebration ceremony, national identity, Qing Dynasty

① 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48 页。